



卓越学术文库

经典文言小说解读

JINGDIAN WENYAN XIAOSHUO JIEDU

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资助项目

赵爱华 著



郑州大学出版社



卓越学术文库

经典文言小说解读

JINGDIAN WENYAN XIAOSHUO JIEDU

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资助项目

赵爱华 著



郑州大学出版社

郑 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典文言小说解读/赵爱华著. —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17.11

(卓越学术文库)

ISBN 978-7-5645-4994-7

I. ①经… II. ①赵… III. ①古典小说-文言小说-小说研究-中国
IV. ①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第 273073 号

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大学路 40 号

出版人:张功员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龙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开本:710 mm×1 010 mm 1/16

印张:18.75

字数:357 千字

版次: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邮政编码:450052

发行电话:0371-66966070

印次: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645-4994-7

定价:69.00 元

前 言



古代小说内容丰富,题材多样,许多故事蕴含了深刻的哲理和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从这些故事中可以领略不同时代的文化习俗、文人思想,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本书主要从小说的发展与文化的传承角度去解读古代文言小说。通过对所录小说作品的解读,探寻古代的某些历史传说、宗教民俗、小说题材的来龙去脉,以期对某些文化现象的发展脉络、小说创作的演变轨迹以及古代小说家的思想本质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所选小说分为三个单元,即先唐段、唐宋段和清代的《聊斋志异》。先唐小说主要从各种小说集中选择一些社会文化内涵丰富和较有特色的作品,唐宋及其之后的小说多是从题材方面择录在当时成就最高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在解读方面,对于先唐小说部分,首先梳理整部小说集的内容、特征,然后从文化和文学两方面解析节选片段所包蕴的社会思潮、民俗习惯、世人心理以及它的文学特征和对后世的影响;关于唐宋传奇则将文化和文学思想解读相结合,既分析小说中的文化意蕴,亦阐释这些成熟的小说题材的文学特性、文人思想等;清代小说《聊斋志异》则重在分析其文学内涵和作者思想。通过本书的分析解读,使读者既能对中国文言小说的发展脉络有相对清晰的认识,又有助于了解和发掘古代传统文化的精华。

古代典籍在历代流传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版本,当代出版社刊印的整理本、点校本的质量也良莠不齐。本书尽量采用有价值的版本,主要有李剑国先生的《唐前志怪小说辑释》《新辑搜神记》《新辑搜神后记》《唐五代传奇集》《宋代传奇集》和任笃行辑校的《聊斋志异》等。文中的有些观点参考了李剑国先生的《唐前志怪小说辑释》和《唐前志怪小说史》等,在此加以说明,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先唐小说	1
穆天子传	[先秦]佚名/2
汲冢琐语	[先秦]佚名/4
山海经	[先秦]佚名/6
燕丹子	[先秦]佚名/14
汉武故事	[汉]佚名/17
汉武内传	[汉]佚名/21
神异经	[汉]东方朔/26
海内十洲记	[汉]东方朔/29
列仙传	[汉]刘向/33
西京杂记	[汉]刘歆/36
汉武帝别国洞冥记	[汉]郭宪/39
列异传	[魏]曹丕/42
笑林	[魏]邯郸淳/45
博物志	[(西)晋]张华/47
玄中记	[(西)晋]郭璞/51
神仙传	[(西)晋]葛洪/54
神女传	[(西)晋]张敏/58
语林	[(东)晋]裴启/60

搜神记	〔(东)晋〕干宝/63
拾遗记	〔(东)晋〕王嘉/87
灵鬼志	〔(东)晋〕荀氏/94
搜神后记	〔(东)晋〕陶潜/96
幽明录	〔南朝(宋)〕刘义庆/102
异苑	〔南朝(宋)〕刘敬叔/112
齐谐记	〔南朝(宋)〕东阳无疑/117
世说新语	〔南朝(宋)〕刘义庆/120
述异记	〔南朝(齐)〕祖冲之/124
续齐谐记	〔南朝(梁)〕吴均/126
述异记	〔南朝(梁)〕任昉/137
金楼子志怪篇	〔南朝(梁)〕萧绎/139
录异传	〔南朝〕佚名/141
志怪	〔南朝〕佚名/142
妖异记	〔北朝〕佚名/144
冤魂志	〔南北朝〕颜之推/146
八朝穷怪录	〔南北朝〕佚名/150
唐宋传奇	/155
补江总白猿传	〔唐〕佚名/156
任氏传	〔唐〕沈既济/160
枕中记	〔唐〕沈既济/167
古岳渎经	〔唐〕李公佐/172
谢小娥传	〔唐〕李公佐/175
东城老父传	〔唐〕陈鸿祖/179
霍小玉传	〔唐〕蒋防/184
古元之	〔唐〕牛僧孺/191
定婚店	〔唐〕李复言/195
聂隐娘传	〔唐〕裴铏/199
马举	〔唐〕柳祥/203

王魁传	[宋]夏噩/207
慈云记	[宋]佚名/213
茶肆主人	[宋]佚名/219
李将仕	[宋]洪迈/222
兜离国	[宋]何光/227
李师师外传	[宋]佚名/233
聊斋志异	[清]蒲松龄/240
司文郎	/242
青梅	/249
连城	/254
瑞云	/258
白秋练	/261
王桂庵	/267
聂小倩	/271
冤狱	/276
梦狼	/280
罗刹海市	/284

先唐小说



先秦两汉是古代小说的萌芽阶段,许多故事已具备了小说的特点,但大都是片段性的,没有完整的情节,主要有杂史杂传和一些杂记式的故事,如《山海经》《穆天子传》《十洲记》等。

经过战国秦汉漫长时间的积累,古代小说从魏晋开始进入兴盛期,主要表现在数量众多,形式多样。在艺术上虽还不够成熟,但在题材开拓、语言表达等方面都富有创造性。《列异传》《博物志》《搜神记》《拾遗记》等都是对后代小说创作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名作。在思想方面,传统的神仙道家观念仍占主导地位,从《山海经》至《拾遗记》,都有明显的神仙色彩。东汉之后,道教的民间影响力日益扩大,人们对道徒和道术都非常崇拜。大量的相关小说揭示出人们崇信道教的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道教徒常年在深山大泽生活,他们采集草药,炼丹求仙,发现了一些有益于治病、养生的方法和药草,找到了所谓“长生”的途径,这对古代畏惧疾病的人们来说是极大的心理安慰。第二,很多道士本身就是医生,而且他们不慕荣利,以免费施符水、施药、接济贫困等形式帮助老百姓,受到了世人的欢迎。第三,道教徒宣扬隐身、缩地、穿墙、驱邪、尸解等法术,既能赶走“邪祟”,又给人以神秘之感。第四,修道而成的神仙飘飘可飞、来去自由、长生不老、容颜不衰、饮食精美、用具精致、穿着气派等生活特征,弥补了人们因交通工具不便而产生的出行遗憾,实现了对长生富贵等愿望的心理满足。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影响日益扩大,弘扬佛法的故事越来越多,志怪小说多成为释氏辅教之书,而且传统的鬼神观念与日益兴盛的佛教思想相结合,各种应验类题材与传统的鬼怪故事和因果报应故事相结合,使先唐志怪小说的主题更为丰富。

除此之外,随着东汉后期以来品评人物之风的盛行,以名人轶事为主要题材的志人小说也日益增多,它们再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时代特征,亦是了解时代文化的一面镜子。

穆天子传

[先秦]佚名

《穆天子传》属于单篇杂传小说,关于它的来历,《晋书》卷五一《束皙传》载:“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也就是说《穆天子传》是西晋时期盗墓贼在盗发魏王墓时发现的。虽然墓主身份没有确定,一种认为是魏襄王,他于公元前318年—公元前296年在位,一种认为是魏安釐王,他于公元前276年—公元前242年在位,但他们都属于战国中后期人,因此这部书最晚产生于此时。有学者认为它大约是春秋末战国初的作品。

《穆天子传》全文采用干支纪时法逐日记录周穆王游历天下的经过见闻,包括山川道里、部族会面、饮宴奏乐、赏赐贡品、钓鱼狩猎、祭祀卜筮等。笔墨简洁,但也有繁富铺陈的描写,如周穆王与河宗氏和西王母会面的场面,以及盛姬死后的葬礼等。

《穆天子传》的出现在小说史上有重大意义,它标志着小说文体的初步形成和杂传小说的产生。在叙事方法上,基本上是人物传记体的形式。

节选部分据《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见西王母】癸亥,至于西王母之邦。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璧^[1]以见西王母,好献锦组百纯、□组三百纯,西王母再拜^[2]受之。□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后而野。”天子遂驱升于弇山,乃纪其迹于弇山之石,而树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西王母还归其□,世民作忧以吟曰:“徂彼西土,爰居其野。虎豹为群,于鹄与处。嘉命不迁,我惟帝女。天子大命,而不可称。顾世民之恩,流涕卉隕。吹笙鼓簧,中心翔翔。世民之子,唯天之望。”

【注释】

【1】白圭玄璧:玉器的名称。圭,古玉器名,长条形,上端三角状;璧,平圆形,正中有孔;圭璧,古代帝王、诸侯朝聘或祭祀时所执的玉器。【2】再拜:



古代的一种礼节,连续拜两次,表示敬意。

【解读】

关于西王母与周穆王二人的身份、地位及之间的关系,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行文来看,西王母是西方一个邦国的首领,“嘉命不迁,我惟帝女”之语说明她是因世袭制度而成为的女性首领。从她所歌的“道里悠远,山川间之”,以及世人吟唱她“徂彼西土,爰居其野。虎豹为群”的诗句,可以推断出,西王母的部族不仅与周王室相距遥远,且所辖之地非常偏僻、野蛮、荒凉,甚至人兽杂居。因此西王母对穆天子充满了景仰之情。从交往礼仪上来看,周天子以客礼招待西王母,并给西王母贵重的玉器、布帛等,可见周穆王对西王母是非常尊重的,而西王母“再拜受之”的礼节更显示了她恭敬的态度。虽然这些礼仪并不能完全确定二人谁的地位更高一些,但周穆王所唱的“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之语,表明周天子对天下诸侯一视同仁的态度,以及会因此而见西王母,由此可以断定西王母是周代分封制下的一个诸侯或部落首领。可能是因为西王母统治之地还很蛮荒,因此周天子以礼遇的态度来安抚这里的首领,并用勒石纪铭的方式肯定西王母的统治权和统辖的领域。其实《穆天子传》就是写周穆王游历天下王土的各种经历见闻,且第四卷又记有周穆王回到都城之后计其山川道里,提到了“自群玉之山以西,至于西王母之邦,三千里。□自西王母之邦,北至于旷原之野,飞鸟之所解其羽,千有九百里。□宗周至于西北大旷原,万四千里”,点明西王母统辖之地就是周天子的一个诸侯或部落。

周穆王与西王母交往时采用诗歌赠答的形式,不仅增强了感情色彩和抒情氛围,更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叙事之中融入诗歌因素的写法,既能增强叙事文学的生动性,又有助于情感的抒发,是后世小说的常见写法,文言小说的成熟阶段——唐传奇之所以能达到叙事委婉、文辞华艳的程度,与这一写法是密不可分的;情感深沉的《聊斋志异》也处处弥漫着诗歌的因素;《红楼梦》在人物塑造和叙事艺术上的极大成功更与诗歌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文字形式上看,《穆天子传》中的诗歌以四言诗为主,所咏之语在内容和风格上都与《诗经》的某些诗句相似,由此也可证明四言诗是春秋战国之时文学的主要表达方式。

汲冢琐语

[先秦]佚名

《汲冢琐语》是最早的杂史体志怪小说。它原名《琐语》，因西晋时出土于汲县战国魏王冢，因此也称《汲冢琐语》；由于出土时竹简是用战国古文字书写，因此又称《古文琐语》。《琐语》出土时十一篇，所记之事下及战国初期，因此此书当成于战国初中期。

《琐语》的内容多为卜筮占梦之事，《晋书·束皙传》称它为“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其故事短小生动，在描述事件时重视对人物的形象刻画，甚至包含褒贬之情，因此具有浓厚的小说意味，古代研究者认为它是“古今纪异之祖”“古今小说之祖”。

节选部分据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辑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晋治氏女徒】晋治氏女徒^[1]病，弃之。舞囿^[2]之马僮饮马而见之。病徒曰：“吾良梦。”马僮曰：“汝奚梦乎？”曰：“吾梦乘水如河汾^[3]，三马当以舞。”僮告舞囿，自往视之。曰：“尚可活，吾买汝。”答曰：“既弃之矣，犹未死乎？”舞囿曰：“未。”遂买之。至舞囿氏，而疾有间^[4]。而生荀林父^[5]。

【注释】

【1】治氏女徒：治氏家的女奴。治氏，姓氏的一种，南宋郑樵《通志·氏族略》中有治氏。女徒，女奴。【2】舞囿(yín)：姓的一种。【3】河汾：黄河、汾水交汇处，当时属于晋国。【4】有间(jiàn)：疾病稍愈。【5】父(fǔ)：同“甫”，旧时男子的美称。荀林父，即中行桓子，字伯，晋国大夫，文公时任中行之将，曾败楚于城濮，景公时任中军之帅，卒谥桓子，其后号中行氏，《左传》《史记·晋世家》有载。

【解读】

女奴生病严重之后就被主家丢弃在荒郊野外，反映了当时女奴低下的地位。被弃女奴并没有放弃生命，而是善于抓住时机，采用人们相信梦卜的观念，找到了生存的机会，并且生下了一位很有作为的儿子。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是一个先秦时期的“灰姑娘”的故事，一个女奴一跃而成为豪门女性。后世小说中常有类似的题材，如北宋初年张齐贤《洛阳缙绅旧闻记·张相夫人始否终泰》、清初墅西逸叟《墨余录·过墟志感》等。



【刑史子臣】初,刑史子臣^[1]谓宋景公曰:“从今以往五祀^[2]日,臣死。自臣死后五年,五月丁亥,吴亡。以后五祀,八月辛巳,君薨。”刑史子臣至死日,朝见景公,夕而死。后吴亡,景公惧,思刑史子臣之言。将死日,乃逃于瓜圃,遂死焉。求得,以^[3]虫矣。

【注释】

【1】刑史子臣:人的姓名。刑史,姓;子臣,名。【2】五祀:古代统治者祭祀的五种神祇。《礼记·祭法》:“诸侯为国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国门、曰国行、曰公厉。”《礼记·曲礼》:“天子祭五祀。”郑玄注:“五祀,户、灶、中霤、门、行也。”【3】以:通“已”。

【解读】

这是一个预言——应验的故事,体现了人们对自己命运的关注,以及人力无法改变命运的观念,具有极强的命定思想。定命论在古代是非常盛行的,是人们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状态下的一种无奈心理的展现。古代小说中就有很多以“定命”命名的小说,如唐代的《定命论》《定命录》《前定录》《续定命录》《知命录》等一批志怪小说集的出现就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



山海经

[先秦]佚名

《山海经》是一部极负盛名的先秦古书,它以记载山川物怪为主,包括《山经》和《海经》两大部分。《山经》分《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以记山为主,兼及草木禽兽矿产,包含丰富的医药知识,具有浓厚的巫术色彩。《海经》分为《海外南经》《海外西经》《海外北经》《海外东经》《海内南经》《海内西经》《海内北经》《海内东经》《大荒东经》《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大荒北经》《海内经》。《海经》与《山经》内容多有重复,主要记远国异民,有明显的不死思想。

全书三万一千多字,主要记录四方八荒的山川神灵、草木禽兽、远国异民,大都荒诞不经。远国异民传说尤为奇特,涉及一百多个,如厌火国、贯匈国、三首国、奇肱国、长胫国等。最为人称道的是它包含了丰富的神话和传说,如黄帝战蚩尤、精卫填海、夸父逐日、鲧禹治水、钟山神烛阴、西王母、黄帝女魃等。

《山海经》所记的事物虽然荒诞神奇,但却内涵丰富,如中国人传统的祥瑞观念,重视仁义礼信德的道德要求,对某种动物、植物特性功能的认识理解,对自然灾害、社会动乱的担忧和对和平安定的向往,突出先民艰难的生存处境以及与困难做斗争的勇气和信心,较全面地反映了先秦时期的社会观念和幻想意识。

《山海经》的成书时间历来没有定论,文献典籍中最早被人提及是在《史记·大宛列传》中,“太史公曰……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根据《山海经》的分类和写作特点,一般认为它不是一人一时之作,是长时间流传积累而成的。有可能是早期人类口耳相传本民族游猎时代的见闻经历,在代代传承过程中赋予了更多的神奇和怪异色彩。大概在战国中后期,一些巫祝之徒将历代积累的资料和流传的神话传说、地理博物传说撰集成书。其中《山经》大约成于战国中期,《海经》略晚,约产生于战国中后期。在流传过程中又经过了后人的增删篡改,突出表现在《海内经》的四篇中有许多秦汉地名,如桂林、番禺、汉阳、彭泽,等等。

有关《山海经》的性质,西晋郭璞在《注山海经叙》中称“宏诞迂夸,多奇怪俶傥之言”,认为是地理博物书与巫书的混合,明代的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认为是“古今语怪之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为“小说之最古



者”，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则说是“古之巫书”。

《山海经》奠定并充分体现了古代地理博物体传说的幻想特点：第一，运用扩大的空间观念来构建地理格局。大陆的尽头是极，四极之外为四海，极边地区为海内。第二，在这些幻想的空间里构想了生存在其中的远国异民，他们在形体、特性和习俗等方面都非常怪异。形体方面，首先是突出他们身体中异乎常人的特征，并把这种怪异特征冠以国名，如结胸、贯胸、交胫、一目、三首、长臂、白民、无肠、大人、小人等。其次是采用人兽结合的幻想特点，把人设计成四不像，而且为了与这些异民相协调，各种奇异的神灵和动植物也用嵌合法的形式虚构，如羽民国人“为人长头，身生羽”；罐头人“人面有翼，鸟喙”；蛮蛮鸟是“一翼一目，相得乃飞”；颙鸟是“人面四目而有耳”；孰湖兽是“其状马身而鸟翼，人面蛇尾”；各种神是“马身人面”“彘身人首”“龙身人面”“彘神八足蛇尾”“马身龙首”；博施是“九尾四耳，其目在背”；有兽是“其状如狐而九尾”；等等。第三，突出远方异民服饰的奇异，如博父、巫咸等以蛇为饰，玄股民服鱼皮等。在生存特性和习俗方面，有的夸张其神异，如“寿不死”的不死民，“不寿者八百岁”的轩辕民；有的渲染其古怪，如厌火吐火，卵民卵生；有的突出其野蛮，如黑齿啖蛇，蜮民食蜮；等等。第四，具有不对称和上下颠倒的怪诞色彩，如有些神灵“四足而一臂”和人“一臂三目”的畸形特征，精卫“白喙赤足”、朱厌“白首赤足”等。

《山海经》以奇特的幻想艺术虚构了远国异民和远古时代各种飞禽走兽的奇异形态和生活习性，虽然看起来荒唐无稽，但它表现了人们对异域世界的好奇心理，体现了古人对自然和神灵的敬畏，反映了先民在早期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穴居时代与蛇兽为邻、鸟鱼为伴、人兽杂居的原始生活状态，随处可见的两耳贯蛇、手上戴蛇、足下登蛇的人类身体装饰就是当时蛇兽出没的生存环境的显示。

节选部分据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凤皇】又东五百里，曰丹穴之山，其上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1]，名曰凤皇，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南山经》）

【注释】

【1】文：纹理。

【解读】

凤凰之所以作为传说中的鸟王，吉祥的象征，与《山海经》里的描述有密



切关系。在《南山经》中,它不仅形体轻盈、色彩漂亮,身上的花纹传达着美好的品德,而且还有非常神奇的寓意,象征着天下安定。《海外西经》中又有“此诸夭(沃)之野,鸾鸟自歌,凤鸟自舞;凤皇卵,民食之;甘露,民饮之,所欲自从也。百兽相与群居”的记载,《大荒西经》也有“鸾凤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是处,是谓沃之野”的描述。人们在凤凰身上赋予了德、义、礼、仁、信等的道德要求,以及渴望天下太平、丰足和谐的社会理想。而凤凰“首文曰德”等的表达方式也为后代小说提供了一种创作模式,即动物身上写有汉字,如《夷坚志》等小说中人做坏事变为畜生后,畜生的身上写有这个名字,既具有标记的意味,又起着警示的作用。

【西王母】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1]戴胜^[2],是司^[3]天之厉及五残。有兽焉,其状如犬而豹文,其角如牛,其名曰狡,其音如吠犬,见则其国大穰^[4]。(《西山经》)

【注释】

【1】蓬发:蓬头乱发。【2】胜:玉胜,一种首饰。【3】司:掌管。【4】穰:庄稼丰熟。

【解读】

除《西山经》外,《山海经》还有多处涉及与西王母有关的描述,如《海内北经》载:“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虚北。”《大荒西经》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在《山海经》中,西王母的身份是掌管天之厉及五残的神;她的模样半人半兽,是虎齿豹尾;她所居之地在玉山,而且是穴处。因为她是掌管凶神的神灵,因此也有些凶神恶煞。这与《穆天子传》中作为部族首领而且很有才思的西王母形象不同。到了汉代,随着道教的兴盛,西王母形象又发生了重大演化,变成了道教的最高领袖,拥有非凡的容貌和无数的侍御者。这在《汉武故事》及《汉武内传》中有突出表现。

【精卫】又北二百里,曰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1]。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诃^[2]。是炎帝^[3]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4]于东海。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北山经》)



【注释】

【1】柘(zhè)木:常绿灌木,叶可喂蚕。“柘”又作“樵”,《说文》:“樵木,出发鸠山。”【2】其鸣自诿:其鸣声正如其名(精卫)。诿,呼,叫。【3】炎帝,即神农,又名赤帝,是传说中的南方天帝。【4】堙:填,塞。

【解读】

精卫填海象征着百折不回的毅力和精神,历来被人称道。南朝梁任昉《述异记》根据《山海经》又有所发挥,重在展现精卫威武不屈的志气:“昔炎帝女,溺死东海中,化为精卫,其名自呼。每衔西山木石,以填东海,怨溺死故也。海畔俗说,精卫无雄,偶海燕而生子。生雌状如精卫,生雄如海燕。今东海畔,精卫誓水处犹存。曾溺于此川,誓不饮其水。一名誓鸟,一名冤禽,又名志鸟,俗呼为帝女雀。”

历来吟咏精卫的诗歌也很多,如西晋郭璞《山海经图赞·精卫》“炎帝之女,化为精卫。沉所东海,灵爽西迈。乃衔木石,以堙波海”;陶渊明《读山海经》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之语;唐岑参《精卫》“负剑出北门,乘桴适东溟。一鸟海上飞,云是帝女灵。玉颜溺水死,精卫空为名。怨积徒有志,力微竟不成。西山木石尽,巨壑何时平”;王建《精卫词》“精卫谁教尔填海,海边石子青磊磊。但得海水作枯池,海中鱼龙何所为?口穿岂为空衔石,山中草木无全枝。朝在树头暮海里,飞多羽折时堕水。高山未尽海未平,愿我身死子还生”。

【形天】形天^[1]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2]以舞。(《海外西经》)

【注释】

【1】形天:也称“形夭”“邢天”“刑天”“刑夭”等。【2】干戚:各种战斗工具。郭璞注:“干,盾;戚,斧也。”

【解读】

刑天争神之事与精卫填海有相似的内涵,他们都有一种百折不挠的意志,敢于与强大的对手做斗争的勇气,以及至死不悔的复仇精神,因此历来被人吟诵。如郭璞《山海经图赞·形天》“争神不胜,为帝所戮。遂厥形夭,脐口乳目。仍挥干戚,虽化不服”;陶渊明《读山海经》中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语。

【夸父逐日】夸父^[1]与日逐走,入日^[2]。渴欲得饮,饮于河渭^[3],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4]。(《海外北经》)

【注释】

【1】夸父：巨人神。夸，大；父，同“甫”，男子美称。【2】入日：接近太阳，太阳快要落下。【3】河渭：黄河、渭水。【4】邓林：桃林。《中次六经》记夸父之山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因此，邓林又名桃林。《太平寰宇记》卷六《河南道六·陕州·灵宝县》中的“桃林塞”即依据《山海经》中夸父的故事而来。

【解读】

有关夸父的事迹，《山海经》的其他地方还有记载。《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大荒东经》曰：“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中次六经》曰：“夸父之山，其木多榲桲，多竹箭，其兽多牝牛羴羊，其鸟多鸛，其阳多玉，其阴多铁。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是广员三百里，其中多马。湖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珣玉。”除《山海经》外，《列子·汤问》《淮南子·坠形训》、张华《博物志》等亦有夸父之事。

由于夸父与日竞走，因此后人认为他是善走之神。葛洪《抱朴子内篇·辩问》：“飞廉、夸父，轻速之圣也。”夸父曾“弃其杖”，因此人们认为杖起源于夸父。北宋高承《事物纪原》卷八《杖》：“《山海经》曰：夸父与日争走，道死，弃其杖，化为邓林。此已见杖矣，盖起于此乎？”

关于夸父逐日，有人认为它体现了古人不了解自然规律，蒙昧无知、不自量力的状态；也有人肯定夸父英勇无畏、敢于征服自然的勇气和决心。实际上这两种观点是一种矛盾的统一体，由于原始人们处在蒙昧状态，对各种自然现象不了解，所以才会做出一些探索和尝试，而这些探索往往会失败，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但也正是由于一代又一代的摸索，人类才逐渐掌握了自然规律，找到了生存技巧。夸父虽然是个失败的英雄，但他的行为折射出古人在探索生存规律的过程中不畏艰险、敢于探索的精神以及为此付出的沉重代价。

【黄帝女魃】有系昆之山者，有共工^[1]之台，射者不敢北乡^[2]。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3]。蚩尤^[4]作兵伐黄帝^[5]，黄帝乃令应龙^[6]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7]，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为田祖^[8]。魃时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9]水道，决通沟渎^[10]。（《大荒北经》）